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馬華本土、左翼馬華：觀看殖民與帝國

Native Mahua and Mahua Left: Perception on Colonial and Imperial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2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莊華興(Fah-Hing Chong)

頁數/Page：243-2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馬華本土、左翼馬華：觀看殖民與帝國

Native Mahua and Mahua Left:

Perception on Colonial and Imperial

莊華興¹

CHONG FAH HING

作為一個文化、經濟與政治大國，中國的崛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憂慮與戒心，尤其是厲害關係攸關的權力大國。至於中國周邊國家，因跟中國的地緣政治與歷史文化的紐帶關係，對中華帝國的再崛起（相對於清朝或更早的中華老帝國），反應顯然更為複雜。

基本上，東南亞各國華人是中華老帝國衰亡過程與大英帝國殖民史的產物，其中，有受惠於英殖民統治的海峽土生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有十九世紀下半葉賣豬仔或二十世紀爲了躲避兵匪、饑荒而冒險出洋的商賈與百姓。他們在異鄉深受中國現代化的感召形成草根性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回頭支援中國革命事業；有抗戰時期逃避日軍鐵蹄南渡的愛國華僑以及因國民黨白色恐怖流亡南洋的知識分子與文人；有在中共建政後離開大陸南下的各界文化人。年深日久之後，這些群體部分選擇定居並跟當地民族發生程度不一的文化交融，進而造就了今日無論在文化與身分認同上、語言、思想、政治態度，以及精神面貌複雜的東南亞華人。他們與中國的關係，繫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以及冷戰體制下形成的左右意識形態。

這段歷史進程，表面上是趨向分裂，實則對華人社會結社與華人身分的延續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從戰前的中國僑民轉變爲在地華人，

1 莊華興，馬來西亞國立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

電子信箱：cfhing@gmail.com

馬來亞的獨立建國加速了華人政治意識的轉向，文化裂變隨之發生，「馬來亞文化」的提出是最早的例子。新世代華人文化內涵雖然在某些方面發生延異，然而，其思維、價值觀，乃至處世哲學與工作態度，仍存有某些文化傳統的痕跡，亦成為大馬華人求存的內在驅力。這比政治變革促成它跟文化根源的關係更幽微、隱晦。在冷戰東西陣營的對立與隔絕之下，馬來西亞（以及1960年代以前的新加坡）的華校、華報、華團，成為華人在獨立建國後延續身分認同的三大文化支柱，這些內因從表面不容易看出來。大馬華人身分的建構在與中國隔絕的冷戰期二十餘載完全憑內部條件支撐起來，三大文化支柱是重要的一環。林玉玲把華人身分的認同解釋為政治建構，只說明了部分事實。大馬華人的多元背景，構成了不同華人群體之間相異卻並行的歷史記憶。她的選擇性歷史意識或第二種華人歷史記憶，如敘述馬六甲王朝覆滅以後出現的雜蕪性——馬六甲葡裔混血文化、中華文化、殖民文化——顯然是她記憶的起點，未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心主義觀念。受個人經驗制約，她從個人的宗教受洗伸延到十六世紀初以帝國姿態出現的葡萄牙元素，為其後殖民論述的缺席提供開解，在冷戰體制下，英美帝國如何形塑華裔馬來西亞英文文學（馬華文學亦然），一併被隱沒。無論如何，文化紐帶的變形或中斷沒有使一個人產生距離上的客觀性。也許可以叩問，當下語境中離散者，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何時不在追尋自己的根源呢？那是詩人個人的精神家園，與現實或記憶中的家園（無論是馬華或祖輩原鄉）不必然有關係。這是林玉玲和其他離散馬華作者深層意識中的複雜、幽微之處。

作為一名不懂中文，自幼在殖民語言環境下「學舌」成長的馬六甲土生華人——「他們只是把英語借我們使用，我們不過是學舌之人」（林玉玲 2015：209）——若因「再華化」（re-sinification）而被迫面對二度文化換血，其心理震盪和傷痛，無法被外人所理解。無怪乎林玉玲對「回歸根源」斬釘截鐵一口否決：「我們認識到恢復或是回歸根源——不論是生命源初、文化根源、母語、母國、或是先祖——都是不可能，且早已失敗了的方案」（2015：211）。

林玉玲的經驗說明，文化變異走得太遠以後，就什麼都不是了，

從他人眼光，被稱為「華人」的正當性已成問題。一路走來，大馬華人對此有特別深刻的體悟，更何況前路仍有太多未可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cs)等待權衡和估量，而華人確曾在1969和2008年全國普選做了兩次豪賭。第一局事後證明全盤皆輸（林玉玲於此時選擇出走），第二局雖贏亦輸。這是大馬華人始終不願摒棄堡壘心態的緣故（馬華社會有兩句話與此有關：語言是民族的靈魂、華文小學是華文教育的最後堡壘）。這種心理一樣不被外人所理解。

面對中華霸權，林玉玲以特有的經驗宣泄她的個人感知：「中國是太過濃稠的乳汁，讓人噁著。嘔吐。像是臭豆腐的味道」（引自王智明翻譯，林玉玲〈根源〉（“The Source”）一詩，2015：212）。

她的表述透露，原來味道、文化認同、與生命本源可以如此接近。在林玉玲選擇離馬去國四十年之前（1929年），南來左翼作家許傑，在吉隆坡街市上看到他眼中樣貌奇醜的榴蓮時，第一個反應是：「那時的市上，完全充滿了一種類於貓屎的難聞的氣味……那如泥的，淡黃色的東西，黏到手上，再黏到嘴的四周，再用舌頭去舐，去吮的情形，我不禁又想起三保太監的大便，想起人類的大便，以及南洋的社會的象徵等，心裡便要作嘔」（許傑 1994：43）。

友人對他說：「新從中國南來的人，一定是不會吃的；因為對於它的氣味還不慣；但是，你若是蹲久了，你便會漸漸地不覺得這種難聞的氣味，慢慢地自然會吃起來，會嗜好起來的」。由此，他對如何成為南洋華人（某種程度的認同）歸納出這樣的奇特想法與結論：「反過來說，你新從國內南來的人，如果想久留南洋，如果想嘗一嘗這有奇味的異果的滋味，非把自己的嗅覺，換言之，即是非把自己的性情見解改造一下，務使合於這個奇臭的社會以後，是不可以的……所以居處南洋的至上的法寶，或至上的處世哲學，是捏鼻頭吃榴蓮」（45）。他留意到南洋華人在行為與精神意識上不可理喻的超務實主義，到極致之處可以把原則點當。從左翼觀點來看，南洋華人從吃榴蓮衍生出的處世哲學同樣可以輕易促成一個人的身分認同的轉移。從事實證明，因利逐臭，或因利而改變身分、立場的華人在現實中不乏其人，賀淑芳小說《別再提起》是絕佳的例子。

面對南洋的殖民主義，許傑從側面批判了南洋華人的精神與思想，因身分背景與意識形態認同有別，林玉玲顯然少了一份對殖民主義的思考與批判。林玉玲從氣味思考身分認同問題；許傑則從氣味看華人習性與精神面貌，並從旁抨擊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的「黑暗之心」。戰前馬華新興文學書寫殖民與帝國題材固然不少，但如許傑的鞭辟入裡與毫不留情畢竟少見。在其他馬華殖民書寫與後殖民書寫中，金枝芒可以說是另一個較為突出的作家，其作品書寫抗戰與革命，若排除馬共文學的功能性，金枝芒對大國心理（沒落的中華帝國）的批判從他和中共文化人就地書寫課題的論爭中窺得一斑。他在殖民主義抗爭的書寫中則嘗試包納其他民族題材，如對風土民情與生活習俗的描寫，《抗英戰爭小說選》是一個嘗試。

討論左翼馬華與殖民、帝國的關係，除了文藝寫作，作為文本的歷史亦值得關注。馬來亞華人的左翼政治在戰前1930年代已經形成，至戰後逐漸本土化。然而，他們所受的中國影響與共產國際的影響（某種程度的國際化）始終未有改變，在反抗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際，馬來亞共產主義鬥爭實際上無法擺脫中華帝國的魅影，這也是形成馬來人把馬共等同於華人的刻板印象的因素。馬來學者Abdul Rahman Haji Ismail回顧戰後初期馬來半島馬來人的思想與精神狀況時提到，其時馬來人對東西冷戰並沒有太顯著的認知或求知興趣，連帶地對帶有國際色彩的馬共鬥爭亦難以產生好感(2009:155-178)。他們所深切關懷的是馬來民族主義(Malay nationalism)抗爭，一直到1948年英殖民政府施行緊急法令對付馬來亞共產黨之後，馬來社會內部才發生有限度的改變。這說明馬來人在英中兩大帝國勢力對峙下，沒有追隨國際思潮（時潮？），而獨善其身選擇民族主義道路，成功引領本族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冷戰格局中從英人手中奪得獨立與建國的權柄，以馬共為主的華人政治抗爭終敗下陣來。即便是馬來左翼鬥爭，也是把馬共的國際主義革命路線（戰後馬共與中共的關係可視為國際之間的關係）作為民族主義鬥爭的利器，左翼馬華在對抗殖民爭取建國之際，始終在帝國之間遊走、徘徊，被動性地成為時代的他者。

馬華左翼文本除了革命敘事，鮮少有其他更廣闊的關照，對殖民

與帝國的正面攻擊多而分析性的批判與思考少，與左翼作為一種先鋒性思想理念（包括對文學類型開拓）仍有一段距離。

引用書目

許傑。1994。《椰子和榴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林玉玲（Shirley Geok-In Lim）著，王智明譯。2015。〈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頁206-225。

Abdul Rahman Haji Ismail. 2009. "1948 and the Cold War in Malaya: Samplings of Malay Reactions," *Kajian Malaysia*, 27.1, 2: 155-178.